



AET2

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Tripos, Part II

---

Friday 29 May 2015 9 to 12.00 pm

---

## **Paper C12**

### **Modern Chinese texts 3**

Answer **all** questions. All questions carry **equal** marks.

Write your number **not** your name on the cover sheet of **each** answer booklet.

### **STATIONERY REQUIREMENTS**

*20 page answer booklet*

*Rough Work Pad*

### **SPECIAL REQUIREMENTS TO BE SUPPLIED FOR THIS EXAMINATION**

*Xiandai hanyu cidian dictionary*

**You may not start to read the questions printed on the subsequent pages of this question paper until instructed to do so.**

## 1. Translate into English

邓小平南巡讲话（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）

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，敢于试验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。看准了的，就大胆地试，大胆地闯。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。没有一点闯的精神，没有一点“冒”的精神，没有一股气呀、劲呀，就走不出一条好路，走不出一条新路，就干不出新的事业。不冒点风险，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，万无一失，谁敢说这样的话？一开始就自以为是，认为百分之百正确，没那么回事，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。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，对的就坚持，不对的赶快改，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。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，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、更加定型的制度。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、政策，也将更加定型化。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，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。经验很多，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，都有自己的特色。这样好嘛，就是要有创造性。

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，不敢闯，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，走了资本主义道路。要害是姓“资”还是姓“社”的问题。判断的标准，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，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，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。对办特区，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，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。深圳的建设成就，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。特区姓“社”不姓“资”。从深圳的情况看，公有制是主体，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，就是外资部分，我们还可以从税收、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！多搞点“三资”企业，不要怕。只要我们头脑清醒，就不怕。我们有优势，有国营大中型企业，有乡镇企业，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。有的人认为，多一分外资，就多一分资本主义，“三资”企业多了，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，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，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。我国现阶段的“三资”企业，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，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。但是，国家还要拿回税收，工人还要拿回工资，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，还可以得到信息、打开市场。因此，“三资”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、经济条件的制约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，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。

Excerpted from Deng Xiaoping, 'Nanxun Jianghua', from 'Ziliao: 1992nian Deng Xiaoping Nanxun Jianghua (Quanwen)',  
<http://business.sohu.com/20120113/n332115956.shtml>.

## 2. Translate into English

不少中国知识分子觉得中国的政治改革、言论自由、人权的保障,似乎越来越远,媒体和微博上的自由度越来越小。知识界陷入了悲观与无奈之中,认为看不到中国希望的曙光。但另一方面,中国的商界、金融界都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兴奋之情,他们为节假日的网购狂潮而感动,见证了中国网络经济的飙升。他们认为从经济的购买力指数来看,中国会在二零一六年左右超过美国,并且会很快跃升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。他们发现中国民营企业力量飙升,展现出中国民间社会的巨大竞争力。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情怀,觉得中国的明天会更好。这也许是瞎子摸象的写照。他们所摸到的大象都是那么真实,但也都是那么片面,不能涵盖中国的全貌。中国最高领导层在全球面前所展现的方向似乎是放开经济,严控意识形态?这或是一条难以用过去左右交锋的思路来界定的道路?其实中国超越了乐观与悲观的二分法,正在一条前所未见的路径上前进。中国不仅发挥市场机制,也成为全球网络世界的先锋,释放了广大人民的生产力,也使中国的创新力上升到历史的新高峰。中国的高铁,在九十年代还是距离世界先进水平很远,但就是在这二十几年间,它吸纳了全球各国高铁的优点,加以改造,后来居上,成为全球第一的高铁大国,让先进国与后进国都为之惊叹。如果中国在经济上可以创新,中国的政治是否也可以创新?这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期许,也让中国人有更多的想象空间。中国开创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,也出现了庞大的知识阶层,中国的网民人数高约六亿,高居世界之冠,也为中国的变革搭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。信息结构的变化,肯定带来价值结构的变化,这不是官方意识形态所可以恣意操控的,这也是一场无声的较量。那些企图用经济繁荣来巩固专制统治的集团,要和那些在经济繁荣中茁壮成长、反专制反腐败的力量不断博弈。

<http://www.yzzk.com/cfm/blogger3.cfm?id=1384399852570&author=%E9%82%B1%E7%AB%8B%E6%9C%AC>

(TURN OVER)

### 3. Translate into English

去年夏天我们过的那一段日子实在很好玩。我想不起别的恰当的词儿，只有说它好玩。学校四个月发不出薪水，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吃。——这个学校是一个私立中学，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办的。校长、教务主任、训育主任、事务主任、教员，全部都是联大的同学。有那么几个有“事业心”的好事人物，不知怎么心血来潮，说是咱们办个中学吧，居然就办起来了。基金是靠暑假中演了一暑期话剧卖票筹集起来的。校址是资源委员会的一个废弃的仓库，有那么几排土墁墙的房子。教员都是熟人。到这里来教书，只是因为找不到，或懒得找别的工作。这也算是一个可以栖身吃饭的去处。上这儿来，也无须通过什么关系，说一句话，就来了。也还有一张聘书，聘书上写明每月敬奉薪金若干。薪金的来源，是靠从学生那里收来的学杂费。物价飞涨，那几个学杂费早就教那位当校长的同学捣腾得精光了，于是教员们只好枵腹从教。校长天天在外面跑，通过各种关系想法挪借。起先回来还发发空头支票，说是有了办法，哪儿哪儿能弄到多少，什么时候能发一点钱。说了多次，总未兑现。大家不免发牢骚，出怨言。然而生气的是他说谎，至于发不发薪水本身倒还其次。我们已经穷到了极限，再穷下去也不过如此。薪水发下来原也无济于事，顶多能约几个人到城里吃一顿。这个情形，没有在昆明，在我们那个中学教过书的人，大概无法明白。好容易学校挨到暑假，没有中途关门。可是一到暑假，我们的日子就更特别了。钱，不用说，毫无指望。我们已好象把这件事忘了。校长能做到的事是给我们零零碎碎的弄一餐两餐米，买二三十斤柴。有时弄不到，就只有断炊。菜呢，对不起，校长实在想不出办法。可是我们不能吃白斋呀！有了，有人在学校荒草之间发现了很多野生的苋菜（这个学校虽有土筑的围墙，墙内照例是不除庭草，跟野地也差不多）。

Wang Zengqi, “Lao Lu” in, *Wang Zengqi quanji*. Beijing: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, 1998, pp. 39–40.

**END OF PAPER**

Page 4 of 4